

特 2  
587  
13止

戰國策正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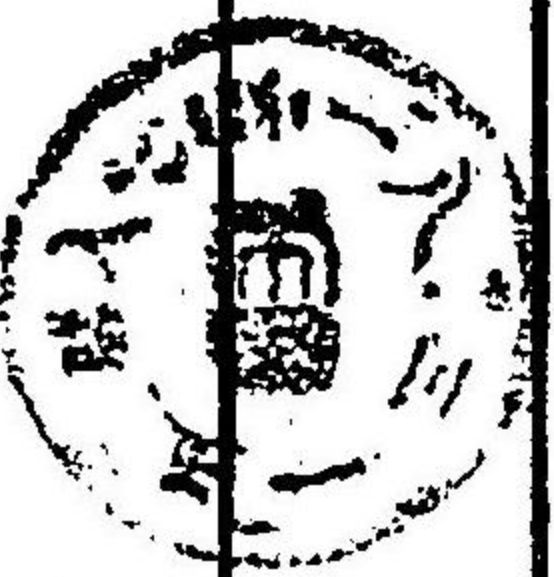
燕下  
中山  
十九終

特三-587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燕下

惠王 凡二章



橫田惟素著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  
 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  
 趙趙封以為望諸君為燕之為于偽反下為燕為將  
 自為敢為同盡津忍反下同屬  
音燭未下之下還嫁反間古莧反將子匠反齊田單  
 ○五國趙楚韓魏燕也三城聊莒即墨也  
 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下

後影圖

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暴步木反。○以與之，以猶謂也。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

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

說質鎖通。○抵當也。言不能奉承昭王今伐齊之命而速下三城以順惠王之心，恐當死罪，以傷昭王

知久之明而又害惠王愛護先王功臣之義，不欲斥言惠王故曰左右下文侍御亦爾，不敢為辭說言不

敢自為理罪也。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

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數色主反。○言對使者恐二者不

明故對以書也。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

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

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

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當丁浪及處

孟及下同，錯七路及。○高世謂高出一世也。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假節以之燕也。先王

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

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

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

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

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

大破也。先王曰：善。積子賜及下同，夫音扶，下皆同。○

曰：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愚按：新序無魏宋之宋，此恐衍。四國，趙楚魏與燕也。臣乃口

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及命起兵，隨而攻齊。符

使者所執以為信者，周禮地官門關用符節，顧及也。反復也。隨，隨諸侯之兵也。林西仲曰：毅并護趙楚韓

魏燕之兵伐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

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濟子禮及

也。言河北之地，隨昭王發舉而起兵，助燕至於濟上。而毅得之也。濟上之軍，謂諸侯之兵軍於濟上者。河

北之兵亦在其中矣。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伯音霸。○國國都也。大呂，齊鐘名。呂

戰國策上解 卷九下 後周國非

子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元英。歷室燕二宮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寧臺。燕臺名。薊丘。燕都。竹田曰。冀言薊丘。生植之物。移植於齊之汶。冀徐廣曰。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是也。先王以為。脛其志。

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頓猶墜也。封之。謂封為昌國君。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

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

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崩隸。皆可以教於

後世。乘。繼證。反。施。以。致。及。崩。隸。通。○蚤。知。先。見。也。八。百。歲。通。太。公。數。之。順。庶。孽。者。謂。不。亂。嫡。庶。之。分。

也。崩隸。謂至賤者。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

弗是也。賜之鳩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

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

自量。故入江而不改。差。初。佳。反。量。音。亮。○是。猶。察。也。左。傳。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史。記。無。江。下。故。字。此。恐。行。鳩。夷。楛。名。謂。下。馬。華。為。其。形。以。盛。子。胥。尸。而。浮。江。流。也。不。改。謂。至。死。不。肯。改。行。他。適。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

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離。離。通。非。誹。通。墮。許。規。反。

恐。丘。勇。反。○林。西。仲。曰。免。身。於。罪。而。能。立。功。於。齊。以。先。先。王。之。舊。烈。不。必。去。燕。入。趙。是。其。本。意。受。反。間。蜚。

戰國策上

卷九下

後

後

後

語欲召回加誅以壞先王知久之名故恐懼而奔趙

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燕之敵使趙伐之以

義甚矣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

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色角反

也疏遠教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親疑當作

也自謂也考異坊本無欺字高本收七十下無餘字坊本承

王之教作王命謂召回之命似是坊本當下無之

字餘教下無也字攻之作伐之高本徑作勁坊本

魏宋作趙宋錢本至國作至齊新序同坊本歷作

曆纂作磨史記同坊本愜作順下有字字盧本纂

作廉史記同坊本不悔作弗悔

諸本去下無國字今從一本

張刃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刃刃

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

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

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反子

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

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質音致夫音扶說始銳反要

之覆觀也考異諸本反作反王喜凡三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獻酒以百

金為壽也

後周國痛

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

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樂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

子樂間為昌國君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

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

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

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

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

於代燕人大敗令力呈反乘殺之族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

謝焉書下疑脫讓字昌國君樂毅章可以見矣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

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

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使者之使所吏反端新

序作謂此恐誤謂告也願謂欲復用之也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

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

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

微出明怨以棄寡人輕遣政反下不輕同關君長曰莫不知新序作弗聞與下文

國人未知文意相似此恐行不字微密也下不敢寡人

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久

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久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

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

伐國策正四年 卷九下 後周隱帝

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

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盡津

忍反。下同。要一。遙反。行下。孟反。下同。○關君長曰。心所新序作惡。所蓋心是惡字。殘剩當作惡。謂於何也。

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

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

之。施始。豉反。任音壬。下同。為于偽反。○故恃也。失過誤也。言世雖薄我。而我特厚施之人。雖有過失。而持順用之。

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

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

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

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

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

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

難受也。好呼報反。語魚據反。見賢遍反。難乃旦反。○

關君長曰。新序作寡人。雖惡名。此當添寡人字。

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

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久以自益。

况傷久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

關君長曰。美蓋謂受位以成尊之屬。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

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惡音烏。○柳下惠不以猶猶為也。

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



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

言間微出明怨異於

柳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

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

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

謂君長曰。脩疑作循。謂循心所欲也。累物

猶害久。而累之累疑作絕。愚謂簡略也。輟止也。遠者謂疎遠之臣也。今以寡人無罪。君

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復扶又反。○言

王有罪。故間怨之。惟思也。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

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

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意抑古通

用詳見秦策。慝疑當作慝。字之誤也。新序作快。義通。而汝也。揣謂揣度成也。

樂間樂乘怨

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卒子律反

**考異**

坊本攻代作攻伐。心所作孰。一字注云。元作恐。愚謂恐亦惡詆。一本受位作受任。蓋作盡。

新序同。坊本損乎下無願字。高本無簡棄之簡字。坊本無間樂之樂字。

秦并趙。北向迎燕。

并音併。下同。○并猶合也。趙時合於秦。以兵北向迎燕師。燕王

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

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

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有郤。天下必不

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

趙王以為然而遣之。

過音戈。除使人之使。餘並所吏反。下使者同。為秦之為于偽反。

下為王同。○為秦言為趙有秦也。

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

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夫音扶。○有，保，有之。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

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

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復扶，又反。○鮑彪曰：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

能報而勝之，并燕謂兼有之。愚謂受謂趙受秦之制令也。

**考異** 坊本都作隙，妨作防，受下有命字。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質音致。○林西仲曰：太子丹患之，謂其太

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

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

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反。○定，謂安處也。皆恐見滅。

故不能安處，見陵謂丹質於秦，秦遇之不善，批擊也。韓子曰：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

之，則必殺之。人主亦有。太子曰：然則何由？林西仲曰：何，由得免秦禍。太傅曰：

請入圖之。鮑彪曰：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關君長曰：未得其計，因為是言。居之有間，

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

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

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

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

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

夫音扶。下除夫人餘皆同。單音禪。○積怨謂怨丹亡歸也。寒心恐懼也。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委置也。振救也。滅口謂秦無以獎將軍為辭。單于匈奴號也。

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

關君長曰。心昏不知且其可恐禍至必速。

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

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卒子律反。下同。○徐乎遠他圖而定計於刺客也。

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

沈。可與之謀也。

沈亦深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

道。跪而拂席。

造七到及下同。爲道之道音導。○却行不敢背之也。田先生坐定。

左右無久。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

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

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之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

也。

先之先西薦反。○使任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

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過音下

同。○儻行。謂光老不能正行也。不逮。不及壯盛之時也。不自外。謂所託事重。故不自疎外太子也。田

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入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

為行。而使入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

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長丁丈及下長者同。為行之行。下孟反。○荀悅曰。軻立氣。熱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軻

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

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

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史記無下字。此恐衍。林西仲曰。言本心不意田光之歎。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

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

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關君長曰。孤謂孤立無援。若為丹自稱。未允。

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

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臨漳鄴。而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我。國策上解 卷九下 後影圖載

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彼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盡津忍反

下除已盡餘皆同，將子匠反，下秦將同，數十之數色主及數困之數色角反，從子容反，使所吏反，下使以使者畢使同，刺七亦反，間古莧反。○窺以重利，謂下窺見秦王誘以重利，得所願，言句親近以逞所欲為，償取償也。陳子龍曰：欲少緩須。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史之亡後得令從此其大指。

後許諾。林西仲曰：玩久之然後四字，知荆軻初以太子子丹未必為真知己，不得不讓，再念田光良友，不可徒死，又不得不諾。

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曰：日

造問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

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

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

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

得哉？騎奇寄反，恐丘勇反，下同。○略，荆卿曰：微太子取也，言丹必死亡，故不得長侍。

荆卿曰：微太子

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報太子。

說音悅。○信謂贊也。親親近也。督地。欲獻之。故畫圖。

太子曰。樊

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

意願。足下更慮之。

林西仲曰。別圖所以窺秦者。

荆軻知太子不忍

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

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

何。

於期樊將軍名。

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

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

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搯其胸。然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

林西仲曰。搯擬

擊也。連劫刺都在內。抗抵也。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

林西仲曰。偏袒露

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

林西仲曰。偏袒露其頸。扼腕按其掌

為自刎之狀。關君長曰。皆奮厲之貌。切齒拊心。不忍奮怒之意。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

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之

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入血濡縷。人無

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軻。

盛音成。淬。焠通。取肉及。○

子也。愚謂。淬。燒劍而入水也。林西仲曰。血出僅如一

縷。言極少也。為裝治行裝。謂將七首入督丸圖內。以

匣貯之也。預求。言係平日所求者。燕國有勇士秦武

此時纔入裝。非臨時方求而得也。

我國策

卷九

十一

從周國

陽年十三殺久人不敢與忤視乃合秦武陽為副力

呈反○陳子龍曰詳語意以武陽十三時曾殺久未

必爾時方十三歲也豎子之稱如竟成豎子之名不

必幼童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

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

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

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為于偽反下嘉為前為為燕同復扶又

往而不返者言武陽敗事必死而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林西仲曰太子使人著至易

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

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

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和戶卧反

上時掌反下得上同○祖行祭也地形訓曰變徵為

高蓋其聲悲蕭蕭風聲慷慨壯士不得志也羽聲蓋

壯林西仲曰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擊且歌也

故再加又前二字士指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

以世無知己故悲復念己有以自見既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

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

遺唯季及朝直遙反。○劉伯莊曰。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

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吳師道曰。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

即秦儀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

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

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奉芳勇反。○懼懼也。林西仲曰。假借。謂不

使。迫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時匕首在地圖匣中。武陽所執。軻恐秦王竟喚武陽無所施。其劫刺故為

此語欲下代武陽持圖上殿。

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

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

袖。而右手持匕首。擗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

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見賢

通。及操七刀反。○室。鞘也。秦王欲拔劍。而劍長。急遽把持其鞘。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

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

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卒。碎同。下。卒惶同。夏

戶。雅反。下同。且。七餘

戊國策正解

卷九下

十五

後周國策



反下同提都禮反下同○秦王之方環柱走卒惶急

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

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以報太子也斷音短中丁仲反下同被皮寄反創音

乏易於施力也關君長曰方提囊軻不得前而王能

負劍愚謂廢猶仆也齊策犬廢於後箕踞坐形如箕

也約契復侵地之約契也林西仲曰既不得劫又不

能刺其自笑自罵之辭至此方恨生劫非策乃易視

秦王所致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

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黃金二百鎰曰

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坐才財反差初佳反

者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

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

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

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

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

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林西

仲曰稱荆軻客以明軻客皆非常人惜軻為丹所疑不得

待客與俱也稱為燕報讐不及丹者明丹用不得高

漸離即用軻所以不能盡軻之用也

考異

一本六國下無兵字高本批作排坊本容作

茂國策上四屏

卷九下

十六 爰形司載

坊本其勇沈作而慮沈道太子下無日字高本傳  
 交間有願字坊本得交下無於字即起作則起高  
 本至門下無戒字坊本者國下無之字下同田光  
 俛作田先俛之行作爲行高本爲行下無而字致  
 光之言作明不言也坊本無言作不言高本以死  
 作已死此天下無之字哀燕下無而字坊本鑿作  
 荆王翦下無將字臨作距趙不下無能字不敢作  
 莫敢彼悉作使悉諸本脫作則今從一本盧本彼  
 大作使大坊本償下無破字上願下無而字高本  
 大事下無也字坊本日造問作日造門下高本  
 無具字盧本久之荆卿作荆軻坊本趙王下有遷  
 字夫今作夫一字曾錢本金作懸金坊本無誠能  
 之能字無爲之二字奈何下無荆字一本善見作  
 召見坊本其袖下無而字堪作堪下無抗字此臣  
 下有之字拍作腐下無也字夫入下無之字與忤  
 視作特視二字疑其下無有字返作反無太子下  
 及字曾本和下無而字一本徵作濮曾本不復作  
 不後坊本慷慨羽聲作羽聲忱慷指作衝畏慕作  
 怖一字拒大王作逆軍吏獻燕下無之字期頭間  
 有之字陞下無下字纂色變作變色坊本謂軻下

凡五章

無日字高本奉之下無秦王二字坊本搃下無抗  
 字高本袖絕作絕袖坊本操作揜高本時惶作時  
 怨曾本作恐高本環並作還尺寸之兵作尺兵二  
 字坊本陳下有於字高本無提下荆字下同坊本  
 無秦王下之字高  
 本良久下無已字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十

橫田惟孝著

宋

景公

凡四章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

般音班下同為于偽反公輸姓般名魯之巧

人也高誘曰機械雲梯之屬也

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

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籍子殺王

重直龍反籍在夜反○墨子名翟宋

人也高誘曰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胎也愚謂籍借也言吾自在宋聞子將攻宋吾欲假借子殺宋王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

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

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賢遍

誘曰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愚謂王唯

一身故曰少國民衆多故曰衆見之玉見翟於楚王也墨子曰楚王曰今有人

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

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

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舍音捨高誘曰文軒文錯之車也愚謂

褐毛布賤者所服或作短褐下墨子曰荆之地方五

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

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

梓榎柟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雲

澤名鮒小魚也長松以下五木大木也與此同類言與竊疾同類也

**考異**吳師道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厓云人厓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厓如臣字作厓

厓即人也坊本短並作短厓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微召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

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

王之有以命敝邑使者之使所吏及下同夫音扶趙

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

請趙命宋之所為也

戰國策上解 卷一 衛周國語

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

高誘曰：如當也。梁強必兼。

宗故宋不利之也。鮑彪曰：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

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

邊城，趙邊境之城也。言不與梁攻邯鄲而別受邊城而攻之也。徐緩也。留，稽留也。關君長曰：待及也。有保

有也。蓋言不與邯鄲不敢斥言之詞。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

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

於此矣。說音悅。○止於圍邊城也。故兵退難解，德施於

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難乃且反。解音蟹。施

始政反。○關君長曰：名謂助梁救趙之名。加於宋也。實謂二國之交歸於宋也。愚謂此記者之詞。

考異

坊本無足字。曾錢本臣作愚。自此至卷尾曾本皆然。坊本吏作史亦下無說字。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

長丁丈反。○高誘曰：大尹

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愚按韓子事下有矣。今君少主

也。而務名九字無。公字文意尤順。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

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

今力呈反。○高誘曰：事

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關君長曰：高注母字疑姊妹之訛。

考異

韓子章首有白圭二字。

宋與楚為兄弟。

關君長曰：約結和。齊攻宋。楚王言救

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

宋因楚將救已。賣其重以求和。

於齊賣謂街鬻之也。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

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

宋易矣為于偽反相息亮反易以

剔成凡一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索

白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勸當臧子憂而反其御曰

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

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

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利也夫音扶解縉曰堅臧

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楚王許而不

臧子之所意

考異一本臧下並有孫字許救下

君偃凡一章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鷩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

生巨必霸天下高誘曰康王辟公之子剔成弟鷩王

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孫

太史在焉愚按字書無鷩字姚宏曰新序爵生鷩按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

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

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射食亦反下當作地新

冠鮑彪曰冠不覆額愚按韓子蔣席額綠白虎通象

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云云犯大辟者布其衣襜而

無顏緣是額顏同義蓋冠無顏緣故不覆額駭驚擾也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

禍新序得下有病字此恐脫落不為謂不脩德也言宋恃祥而不修德故祥反為禍也

考異 坊本亟作速

凡六章

衛

靈公 凡一章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近附近之近○近近狎也癰疽人姓名也韓子作雍與孟子與此同說苑作雍睡蓋音相近而通用關君

長曰言專擅君之權勢以掩蔽其明使不知左右之人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

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

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

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昔日猶言夕者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

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

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并音係煬

音揚○煬對火也淮南子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只

關君長曰後之人無從見猶言無從見後之人也以

人當竈以喻蔽君明也愚按此章元在趙策蓋策士

引靈公事以告時君也首尾必有關文鮑彪不察焉

此誤矣  
考異 諸本美為作日一  
字今從纂及一本

悼公 凡三章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

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

矣已將移兵遣大國之城下過音戈下同之使之使所更反下同將下之下

還嫁反造七到反○犀首蓋三晉之臣非公孫衍說見秦策黃國名也關君長曰已猶卒謂伐黃事卒也

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高誘曰組糾文

紛綬之屬也十首為一緄也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

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

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

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夫音扶惡鳥路反○南文子衛大夫也內謂國內臨謂以

功處其上倫輩類也議謂諧短之坐猶居也言勝黃不歸居外制御在內者是言勝黃速歸必不乘衛也

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

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重直用反○破心恐懼也果勝黃城帥師

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遺唯季反○高誘曰野馬

駒駘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愚按高注百下疑脫百字衛君大說羣臣皆

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

說音悅○關君長曰大國指智伯懼謂懼心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

致之君其圖之小國之禮言小國事大國之禮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後形圖義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反還也。

**考異** 坊本無白字，一本大國作二。國坊本小國之禮下無也字。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乘繩證反。顏太子名君子猶君之子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

**嗣君** 凡五章。

秦攻衛之蒲，胡行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

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

秦王必怨公。除為衛之為餘，並于偽反，下為公同，復扶又反，并音併。○高誘曰：蒲，衛邑也，賴

利也。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援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樗里疾曰：奈何？胡行曰：公釋蒲，勿云西河之外必危。

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守手又反。

下同。○戒謂告之以釋攻。胡行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

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致蒲守再

拜。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言使

衛君厚待胡行。胡行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擣里子亦得三

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考異** 坊本無復字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許之以百金。高誘曰：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愚謂許之以百

金謂使客得見魏。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

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

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高誘曰：溫故曰脩。客趨出，至郎

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也。郎即廊。鮑彪曰：佯若不為衛客，偶思

念得。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久

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久。夫音扶。過猶甚也。

奚以知之也？王問也。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是以知

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趨音促。○曰字疑當在衛上。

**考異** 高本專作博，一本郎門作郭門，坊本是以作以是。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

氏。高誘曰：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賤其號為君也。愚謂胥靡，或云腐刑，或云相隨坐輕刑之名。未知孰是。左氏，衛邑也。吳師道曰：衛君贖之者，耻其失政廢刑爾。羣臣諫曰：以百金之

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之讀如與。地指左氏。君曰：治無小亂，

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

我國策正解 卷十 後形圖載

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治直吏反。○碩哲夫曰百恐

雖大國無不亂。教化喻於民則地雖小足以為治。所謂治無小也。上失政廢刑下無廉耻則地雖大將何

以用之所謂亂無大也。

考異 坊本以百作一百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

益損也君必善子。且七餘反下同說始銳反。○人生

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

所用者縹錯拏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

必無與君言國事者。盡津忍反好呼報反。○死猶將

謂好觀美縹錯拏薄二臣名。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縹縹錯

主斷於國而拏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

矣。斷丁亂反。○關君長曰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

子曰公孫蓋臣不敢斥言君之滅亡泛言子孫故

曰公孫氏愚按呂子長利篇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

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注公孫氏齊羣

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

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縹錯拏薄之族皆逐也。相

亮反。○高誘曰公期嗣君子也。

考異 坊本相公下有子字逐下有之字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拏驂無駑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

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時上  
掌反。○高誘曰：拍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  
則中兩服馬不勞，咎也。愚謂：扶下疑脫，下字謂人扶  
婦下，軍送母，母送婦者，是蓋為交淺言深言也。首尾  
必有闕文，李元齡曰：此言必有為而喻，今不全得之  
矣。

**考異**

高本無母下，曰字坊本要作至。

凡九章

中山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將子匠反。○稱為忠臣也。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鮑彪曰：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徇國之法也。

也。關君長曰：此著書者之詞。

**考異**

坊本稱之下有曰字，食子間有其字。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

五疑當作三，三王謂燕趙中山也。下章曰：中山與燕

趙一為主，可以見矣。後持謂始立二王之後，中山執持爭之而為主也。齊謂趙魏曰：寡人

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

以中山小國故

齊羞並為王，伐之使不得稱王也。

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

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

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

大恐之恐，丘勇反。下山恐

必恐同，素所白反。○鮑彪曰：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為主。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

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

為于偽反，下為齊見趙魏為君廢同。

戰國策卷之十

卷十

後影圖

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

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

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

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齊見

之齊。疑當作登。鮑彪曰。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愚謂。恐謂恐亡其國。附謂親附。趙魏羊。疑當作中山。蓋二字誤合。而

為羊也。下同。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

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

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

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

驅羊也。田嬰曰。諾。難乃且反。○為君難其王。言中山以為齊難。已為王也。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

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

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

致中山。而塞五國。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

是君臨中山。而失五國也。且張登之為久也。善以微

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塞先北反。○關君

得之。而相憎。同憂者。欲人助之。而相親。愚謂。五國。蓋

楚魏趙韓燕也。負海。齊也。言五國相與王。中山。而齊

獨不欲與之。為王。是五國之所欲。皆在王。中山。而其

所憂。在齊。之不與焉。奪五國。謂奪五國之所欲也。致

猶來也。塞不通也。謂絕好也。故特也。言齊致中山。五

國懼。必先與中山。並為王。而持親厚之。臨猶臨御也。

微計。謂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

密策也。

後周國策

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

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

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

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河東魏地關君長曰疑行令字大國趙魏

**考異**坊本嬰中山下無之字奪五國以下並作四國注云元作五今從元本之為作並為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割平

邑以貽燕趙出兵以攻中山使所吏反下重使使者同乘繩證反下同○倖

也等藍諸君患之司馬貞曰戰國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

樂毅同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

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

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好呼報反○關君長曰位蓋尊位言

好齊王貪賂地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

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言成中山為

主之事遂定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說

銳反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

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

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

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

戰國策正解 卷十 後周國痛

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夫音扶難乃旦反○關君長

危謂強敵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

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

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

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

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

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

說齊王齊王聽乎為中之為于偽反與聞之與音預

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

之矣高誘曰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張登曰此王所

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

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

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

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

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

其王事遂定離力智反○無往不往齊也厚謂厚德也

**考異**坊本千乘作百乘位作倍趾作玉趾二字

司馬憲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使所吏

為于偽反下為己為司同相息亮反下同○高中山

誘曰憲中山臣也使於趙為己求相於中山也

君出司馬憲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

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

乘繩證反。關君長曰：食盡其肉而不廢，不敢以分人。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

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也。鮑彪曰：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憲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

為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長曰：中山君以為其與趙有陰而知之，因大疑弘也。陸深曰：弘中司憲而先露言，故憲得反客為主，以中

公孫如哉。

考異

坊本憲並作善，下章同。參乘下有公孫二字，何也？下有曰字。

司馬憲三相中山，陰簡難之。

也。難也。田簡謂司馬憲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

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

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

使所吏反，下同。屬音燭。屬耳，私語也。謂下憲與趙使者，語中國之陰事。果令趙請之，君弗

與。今力呈反，下同。趙王請陰簡而中山君不與也。司馬憲曰：君弗與

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

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

使可以為司馬憲，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偽反。關君長曰：自由也。言由謂憲取使者之歡也。為司馬憲謂無內難，為陰簡謂立為正后，此記者之言。



考異

坊本自謂作自為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

陰姬即陰簡江姬亦美人也

司馬憲謂陰姬

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

見臣乎

公父也言陰姬得為后則父得封否則禍及父

陰姬公稽首日誠如

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稽遣禮及○關君長曰事之成否不可先言

司馬憲

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

開字疑涉下文而誤行或能字

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

王說

音悅下大說不說同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

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

之開君長曰商敵敵勢為戰之資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

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入民謠俗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

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

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

其眉目准額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

之姬也

權顛通○徒歌曰謠以臣之以恐衍言不能及謂言之不足盡其美也准鼻頭額額權輔

骨銜骨上犀角首骨偃月額骨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

司馬憲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

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憲辭去

即若歸報也

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

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憲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憲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好呼報反。○高誘曰：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

**考異**

坊本連前章于民作得民通作至固已作固以若下無乃字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高誘曰：主父，趙武靈王也。疵，趙臣也。主父曰：何以對？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直朝

遙反，下同。○窮閭隘巷，不容高蓋駟馬，故傾之也。

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

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懼。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鮑彪曰：本謂農業，情懼皆不強力也。

以賢者不耕戰故

**考異**

坊本疵作疵，車下有者字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

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

說始銳反。○都士大夫，謂諸都邑之

士大夫也。閭，若墟曰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不遍，不及子期也。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

餓且死。君下壺滄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

死之。故來死君也。謂戎事死君謂為君死也。中山君

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

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滄得士二人。

高誘曰。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滄之施。而有二子之報。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

考異

坊本擊作翠。滄作食。一本作殮。坊本餌。之。作臣。父。纂士二人。作二死士。盧本同。

魏文侯欲殘中山。高誘曰。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

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

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并音併。復扶又反。○高誘曰。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

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考異

一本以上二章。在下樂羊為。魏將章之前。坊本襄作桓。

凡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十 終

青山堂鴈金屋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廿五番地

青山清吉藏版

大坂

前川善兵衛

東京

牧野吉兵衛

弘

同

岡嶋真七

弘

同

牧野善兵衛

同

梅原龜七

同

石川治兵衛

通

多磨

片野東四郎

通

同

出雲寺萬治郎

東京

北畠茂兵衛

同

東生龜次郎

書

同

稻田佐兵衛

書

同

江島喜兵衛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北澤伊八

林

同

吉川半七

林

同

別所平七

同

山中市兵衛

同

福田仙藏

2  
587

13上

